

经典·同文馆

悠远唐音

Sound of Tang Dynasty

董伯韬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经典·同文馆

013066183

I207.22
237

悠远唐音

Sound of Tang Dynasty

董伯韬 著



I207.22
237



北航

C1673491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远唐音：汉、英 / 董伯韬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 - 7 - 81129 - 571 - 9

I. ①悠… II. ①董… III. ①唐诗 - 诗歌欣赏 - 汉、英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5131 号

悠远唐音

YOUYUAN TANGYIN

董伯韬 著

责任编辑 张怀宇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571 - 9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悠远的唐音与通向俗世的高雅

董伯韬是一位在中西学养的沉淀中颐养诗情的青年学者。

2007年,伯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从陈尚君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而我与伯韬的结识是在其间为中文系研究生所开设的“比较诗学”专业课上,他选修了这门课。我清晰地记得,在这门课程所设置的互动性讨论中,他的即席发言曾表现出相当精致的逻辑性与思辨性。这种能够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沉淀中透射出的逻辑思辨能力,无疑,给几十位同学及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其实也正是这门课上,我还了解到伯韬在本科阶段时曾是英语系的高材生。事隔几年他再度与我联系,我发现他的情志则更是寄托于悠远

的唐音,以诗性的静观来注视当下这个众音杂陈的世界,用他的私人话语来诠释,即以缺席的形式以宣告自己的在场。而就我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行动中的内省。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确有这样一类才子型的学者,如丰子恺等。在绘画、书法、音乐、文学、艺术理论、翻译及编撰儿童启蒙读物等各个方面,丰子恺曾有着让人们瞩目且妙不可及的成就。的确如此,学者一旦获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心斋玄览式的文学感悟与艺术才情,那种不期然而然的情志与灵动是不可遏制的,其决然不是一门学科以其陈年的规限而可以拦截的。

也正是如此,伯韬婉拒了循例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机会,而以一位学者的姿态初步成功地在这个商业大潮中筑建起自己的工作室,从事图书出版的实业。我从来都认为,一介书生只有迂腐到在社会上生存不下去,因此才逃遁于书斋选择做学问;宅男与学者,其两者全然不是一个等值的概念。实际上,做好学问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优秀的学者从书斋走向社会,其依然还是优秀者。

我特别同意伯韬给自己的定位,他希望在自己的实业运作中,能够依凭自己的知识、语言、学养、才情与能力,让自己的事业在一种更为高雅的境界上拓展开来。从他最近策划的系列丛书“经典·同文馆”的创意上,我们不难见出他的出版创意理念及在这方面所投入的心志

与努力。

伯韬希望以中文与英文的双语形式推出一套系列中外经典,这套双语经典不单纯局限于学术著作,其中也包括童书、绘本等,他现下发给我的这部 PDF 版的书稿《悠远唐音》,即是其中一个子系列丛书的一部。据我所知,他策划这套子系列丛书,旨在把中国诗歌从《诗经》到清末以来的同光体,按照朝代重新选目,然后各出一部中英双语的读本,即把其中每首重选的汉语诗翻译为意境别样的英文诗,当然,还有精致且颇具巧思的现代诗绎,透彻、曼妙的诗作品读与意境入诗且悠远淡然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绘画。《悠远唐音》正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出版创意理念上构成的,也以此与出版史上以往的唐诗选本在内容与形式上区别开来。

我也特别注意到,伯韬择取“同文馆”这个术语为他将推出的经典系列进行命名与定位。学界都知道,同文馆的全称是“京师同文馆”,是于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奕、李鸿章与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的“洋务学堂”,其附属于总理衙门。同文馆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总教习、副教习等职,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与马士等先后在同文馆担任外籍教习,1869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在那个崇尚洋务的时代,同文馆作为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其曾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员,也推出了相当多的译典。实际上早在北宋时

期,同文馆即作为外交机构被朝廷设定,以处理语际(bilingual)所发生的文化、经济与政治事务等。

伯韬把这套系列丛书的总命题冠之为“经典·同文馆”,从命题上我们即可见其取意的宏大与运作的构想。我想,这一出版创意理念还是与伯韬曾在英语系和中文系求学的历程及沉淀的知识结构有着不可回避的逻辑维系。

我还注意到,在身份的选择上,伯韬不仅是这套“经典·同文馆”系列丛书的策划者,他还是其中多部双语读本的选目者与译撰者。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只说不做”,更愿意让自己带着一种时代与文化的价值判断,身体力行在自己选目与译撰的读本中。《悠远唐音》这部双语读本,其从唐诗的选目到英文的翻译及现代文的移译、诗作的品读、绘画的视觉构想,均是由他个人所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出版的理念上,《悠远唐音》这部双语读本承载着他本人所投射的审美观念与评价意图。这一切都是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所实现的一种自觉的出版理念。

我曾在北京的出版圈子里看惯了太多的出版商、书商“有钱无识”,我曾为当代中国出版界缺少王云五这样的出版大家所担忧过。王云五虽是自学出身,然而,在中外文化激烈碰撞与交融的近现代史程上,他是一位集新学与旧学于一身的博杂学家。1912年,胡适推荐王云五到商务编译所任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商务印书馆在

早期出版业上的成功曾得益于夏瑞芳、张元济等先生的努力,而王云五更以其博学和准确的商业眼光把“商务”带向了巨大的成功。这一切要归功于王云五所秉有的不可多得的出版家素养。

出版家既应该是学者,又应该是实业家。不错,出版家是需要有素养的,我特别希望伯韬在自己的出版事业中,能够持有自觉的出版理性,进一步把自己打造为一位秉有优秀出版家素养的策划者与实业家。看得出,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行进。

据我所知,在《悠远唐音》结稿之后,他正在身体力行一部宋词双语读本的选目与译撰。客观地讲,从唐人选唐诗和宋人选宋词以来,关于唐诗与宋词的选本太多了。仅举唐诗为例,元结、殷璠、令狐楚、姚合、韦庄等这些名家,他们都是生活在唐代的唐诗选家,同时,他们又都称得上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与文学家。唐代诗人生存在唐代,以唐代诗人的身份遴选唐诗,这不可能没有他们自主的审美立场;不错,选家都有选家的审美偏爱,甚至是审美偏执,一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所言:“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自明以来诗派屡变,论唐诗者亦屡变,大抵各持偏见,未协中声。”然而,我以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选家,每位选家有每位选家的眼光,一位选家

的眼光凝聚着一位选家的审美姿态与文学批评立场。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曾有两位文学家叫孙洙。前一位是北宋时期的词人孙洙，字巨源；后一位是生活于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进士与选家孙洙，字临西，一字荃西，号蘅塘，晚号退士。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蘅塘退士孙洙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为蓝本，编选了《唐诗三百首》，他在《序》中陈述了《千家诗》选目的原则：“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孙洙再度选编《唐诗三百首》，是希望据守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审美价值标准，另立选目原则以替换《千家诗》，再度为家塾编撰一部应时的蒙学读本。《唐诗三百首》的普及性影响的确很广，民谚所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此之谓也。

这是选家的功绩。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是美国当代学界最具原创性和煽动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家，也是名噪国际学界的美国“耶鲁四人帮”之一，他曾毫不犹豫地认为选家(anthology-smiths)事实上是在从事文学批评，其主要是一种鉴赏，并把分析与评价熔铸为一体(anthology-smiths are actually doing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is primarily appreciation and fuses analysis and evaluation.)。的确，哈罗德·布鲁姆的陈述秉有一位优秀文学批评家不可或缺的睿智眼光。当然，“耶鲁四人帮”在其整体成员

的构成上,每一位都是国际学界的佼佼者,所以国际学界把他们称誉之为“阐释学黑手党”(Hermeneutical Mafia),这一点也不为其过。

伯韬的《悠远唐音》、“宋词双语读本”及“经典·同文馆”系列中涉及的童书、绘本等蒙学读本,是他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所给出的选目、译撰及价值判断,是他在后数码工业文明打造的新媒体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批评姿态。我认为,在伯韬作为选家的文学批评姿态中,有一点是最为可贵的,即一位优秀的博士愿意在安静中为现下的孩童们重选、译撰与出版一个系列的双语蒙学读本,使蒙学读本适应于当下全球化时代对孩童们的双语要求,并使这个系列的双语蒙学读本葆有着相当高雅的学术含量,这是一位出版者的学术真诚与实业家的商业良心。这种真诚、良心及学术品质在蒙学读本中的葆有,其较之于那种把《论语》在误读中讲到俗不可耐,要高雅得多。也因此这种高雅的蒙学读本,也更是成人养心养性的读物。我一直在想,与其说在大众媒体上俗讲《论语》什么的,不如多出版一些真正获有审美品位且在高雅中见诸普及的大众通俗读物;我还在想,通俗读物大概决然不应该是“通而低俗”,应该是“通而不俗”或是“通而高雅”吧?

从刘克庄到谢枋得,从章太炎到丰子恺,这些大家都曾为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孩童们编撰过蒙学读本,

伯韬作为一位青年学者与出版人,他的真诚与可爱的确让我敬重了起来。

关键在于,汉字在诗中所炼铸的意境是汉字思维成象的审美,在那位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看来,汉语是书写直接使意义出场的文字;而伯韬要把其所选的每一首唐诗与宋词之诗性话语翻译为韵读的英文,以书写使声音出场的印欧拼音语言重铸中国汉诗的意境,这大概不是每一位重选唐诗与宋词之学者都可以做得到且做得好的。从伯韬汉诗英译的诗境来看,他的英语思维很好。他也曾是台湾辅仁大学前外国语学院院长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的朋友,康士林教授也曾推荐他参加台湾辅仁大学西洋古典暨中世纪文化学程班,去选修了一个学程的拉丁语,这无疑对他英语学养的沉淀奠定了较好的古典语言基础。

我建议伯韬有机会不妨把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的法文源语本、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英译本与中国学者汪堂家的汉译本一起刊行,让有兴趣的学者在三种语言的书写与阅读中,领略雅克·德里达是怎样解构统摄西方文化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的,那个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相关解构理论体系究竟在从法语译向英语、再译向汉语的旅行中承载、表达与失落了怎样的意义?伯韬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出版创意。它一定会吸引那些精英学者们的

关注,因为关于语言及其本质的追问,已经是当下国际学界人文学者所思考的终极问题了。

说到底,学界一直在讨论汉诗是否可以翻译的问题,实际上,汉诗的意境不是在翻译中丢失,而是在语际转化中熔铸与再度成象,汉英诗歌互译让两种语言的诗心在语际熔铸的浸润中重铸了一方意境,那就是第三种诗意与第三种诗境。

卞之琳

2012年11月30日于复旦光华楼

(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二

一篇珠玉是生涯

《悠远唐音》是一部很别致的唐诗选译本。

首先是选篇。和通行的选本不同，这本书所选录的唐诗，多为清雅、优美、富于神韵的近体诗，其中最多的是篇幅短小的绝句，还有一些五律。唐诗是一个广阔、深远、丰富、复杂的诗世界，四万多首诗、两千多位作者，主题、体裁多种多样，风格、情调多姿多彩，要搞一个大家公认的好选本很不容易。本书作者不想让此书承担网罗唐诗名篇和精华的重任，而是选一些优美的、文字浅显的、基本没有使事用典的小诗来欣赏和品读。譬如听音乐，这一次不去欣赏黄钟大吕，不去倾听金钲羯鼓演奏金戈铁马的战歌，也不去领略急管繁弦宣泄天风海雨的壮美，而是要吟味锦瑟银筝所演奏

的那种清丽芊绵的优美,抒写离别、相思、友谊、亲情,还有青山、绿水、明月、清风,萋萋的芳草、飘落的秋叶、如丝的乡梦、如水的客愁……感受一种清朗的、雅致的、有时又带着惆怅意味的审美情调和审美境界。我觉得这种选法也很好,何况这也正是唐诗的一大特色,清人王渔洋不就特别欣赏这一类唐诗吗?

其次是移译。本书著者为每首诗所撰写的译文,无论英译及现代文,都不是“硬译”,而是在仔细品味原诗的基础上,译成现代诗,以再现原诗的境界、情调和神韵。著者在给我的信中说:“诗不是在翻译中丢失,而是在翻译中,在不同语言的碰撞、融合中,播散,延宕、深化、升华……翻译,使永不相遇的东方与西方,使隔着遥远时空的往昔与当下交汇一处。翻译,让一颗颗浸润着诗意的心,突破时空的局限,相聚且彼此照亮。”我赞成这种诗歌翻译理念。欣赏本来就是一种再创作,翻译更是一种再创作,唐诗是在世代人们的阅读中不断增殖的。龚自珍解读《诗经》时说过:“经有家法夙所重,诗无达诂独不用。我心即是四始心,沕寥再发姬公梦。”本书这样译诗,比起搬字过纸的敷衍原诗,也许更能传达出古人的深邃而精妙的情思与诗心。

还有品读。品读诗歌,不但要对作品有深入的审美感悟,还要把这种感悟用精当的、优美的文字表达出

来。它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让人能把原诗读懂,还应当给读者指点出进入原诗审美境界的路径、要点,领略原诗的美感特质。本书著者的做法是抓住原诗最具特色的地方,用富于诗意的美文,简洁、精当地道出该诗的情感、神韵方面最重要的特点,而不要那种堆砌术语、呆板烦琐的高头讲章式的文字。另外,还有一些品读文字是对原诗审美意味的发挥,和原诗呈现一种若即若离的情状,形成一种张力,这样品读,是不是可能使读者对原诗有更深的体悟呢?我想是可能的。

如果把这整本书比喻为一部奏鸣曲,那么,唐人原诗、现代汉语译文、英译,还有那些品读文字,宛若不同的音阶、声部,在诗意的纯美上变化着旋律,婉转,悠扬,一往情深……译者在中英诗学方面深厚的修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得全书的翻译和品读文字扎实而流丽。它将会引导读者深入体味和领略唐人诗意的情怀和风采,滋养心灵,澡雪精神,让心灵变得宁静和清朗。

伯韬硕士时曾从我学。今以这本唐诗选译问序于我,读了他如花似锦的文字,感受他活跃、新鲜的思想,我感到自己真的是老了。少年心事今在否,一篇珠玉是生涯。唐诗,其实是年轻人的诗,它充盈着“少年精神”,年轻人能如醉如痴地欣赏它,年轻人更能体会读它所产生的

的感动,说出自己的颖悟来,伯韬撰写的这本书就是有力的证明。而我上面说的那些话,自己也觉得有些像隔靴搔痒,没说到当处。就请读者自己去细细品读本书,聆听那悠远的唐音吧。

是为序。

邹进先

2012年12月2日于三亚吉阳镇

(哈尔滨师范大学前人文学院院长,
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序三

An English Poem that Sprang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Great poetry is an artistic creation with the best of the human mind and heart working together. If poetry only has heart, something is missing. Nor can poetry be complete if it is only the mind at work with many abstractions. We of course cannot enter the minds and hearts from which great poetry comes but through this poetry we savor the intellectual vigor and emotional strength of the poet. The best poetry at times presents creation or the physical world in all its splendor or atrocity. Other times, it is the unique human person or the human characteristics we all share that stands forth in the poem.

The Tang dynasty was a time of great poets and poetry.